



解放軍文藝叢書

杜鵬程 著

保衛延安

解放軍文藝叢書

保 衛 延 安

杜 鵬 程 著



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五 年 · 北 京

保衛延安

杜鵬程 著

*

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三號)

東四頭條胡同四號

新華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發行

*

書號：(281) 字數347千

開本 31''×43'' 1/32 印張 19¹/₈ 插頁 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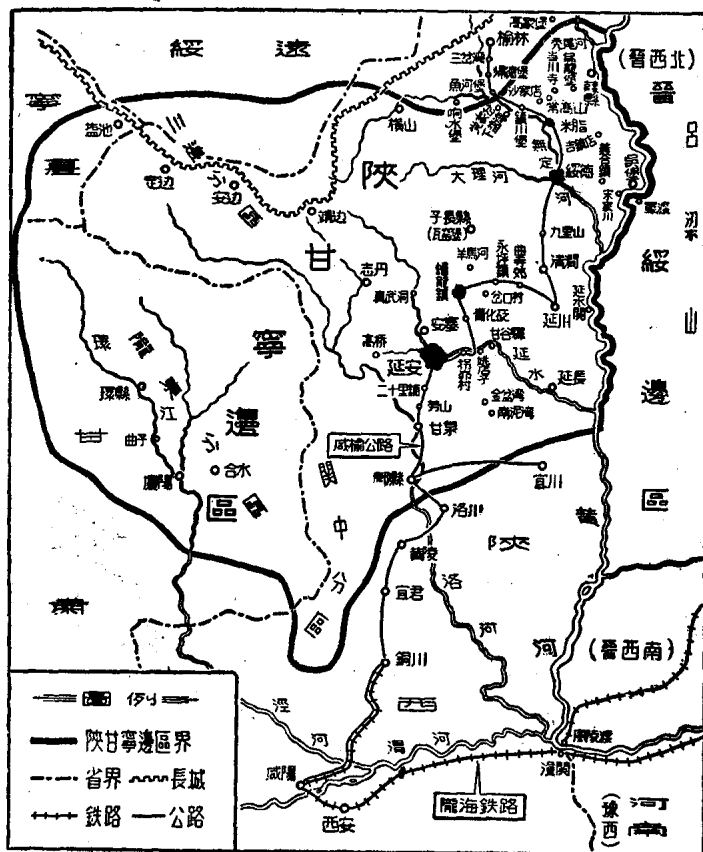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五四年六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四月北京第七次印刷

印數600001—700000

定價(6) 1.65元

陝甘寧邊區簡圖



內容說明

一九四七年三月初，蔣介石匪幫以數十萬兵力對我延安發動了瘋狂的進攻，我人民解放軍和陝甘寧邊區人民在毛主席親自領導下，從防禦轉入進攻，並在沙家店等有名戰役中殲滅數倍於我的敵人，取得了當時西北戰場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輝煌勝利。

這部長篇小說真實動人地描寫了這次保衛延安戰爭中幾個著名戰役，描寫了彭德懷將軍，描寫了指戰員中不少奮不顧身的英雄人物。這是一部描寫我國人民解放戰爭的有力作品。

目次

第一章	延安	一
第二章	蟠龍鎮	三
第三章	隴東高原	一五
第四章	大沙漠	三六
第五章	長城線上	二九四
第六章	沙家店	四〇九
第七章	九里山上擺戰場	五〇六
第八章	天羅地網、草木皆兵	五九

第一章 延安

一

一九四七年三月開初，呂梁山還是冰天雪地。西北風滾過白茫茫的山嶺，旋轉嘯叫着。黃燦燦的太陽光透過乾枯的樹枝映照在雪地上，花花點點。山溝裏寒森森的，大冰凌柱像簾子一樣掛在山崖沿上。

山頭上，山溝裏，一蹣一行的戰士、戰馬和馱砲牲口，頂着比刀子還利的大風前進。有些戰士抓起把雪往口裏填，有些戰士把崖邊上的小冰凌錐用刺刀敲下來，放在嘴裏吮着。他們的灰棉軍衣都凍得直溜溜的，走起路來圪察察響。因為他們晚間是在雪地裏過夜的。

這是人民解放軍的一個縱隊，奉命從山西中部出發，不分日夜向西挺進。他們，像各戰場的人民戰士一樣，從人民解放戰爭開頭到如今，沒日沒夜地打了八個來月仗。目下，他們要去作戰的地方，環境將更艱苦，戰鬥將更殘酷。

槍不離肩馬不離鞍，戰士們急行軍十來天，趕到了黃河畔。

黃河兩岸聳立着萬丈高山。戰士們站在河畔仰起頭看，天像一條擺動的長帶子。興許，人要站在河兩岸的山尖上，雲彩就從耳邊飛過，伸手也能摸着冰涼的青天。山峽中，渾黃的河水捲着大冰塊，衝撞峻峭的山崖，發出轟轟的吼聲。黃河噴出霧一樣的冷氣，逼得人喘不上氣，透進了骨縫、鑽進了血管。難怪扳船的老艄公說，這裏的人六月暑天還穿皮襖哩！

縱隊的前衛部隊在溝口裏的山岔中集結，準備渡河。蔣匪的五六架美國造戰鬥機，在黃河渡口上空盤旋偵察，俯衝掃射；槍聲、火藥味，加上黃河的吼聲，讓人覺得戰場就在眼前，讓人感到一種嚴肅的緊張。

旅長陳興允騎馬從山口裏馳出來，眼前就是黃河，他急忙勒住馬。那匹高大肥實的棗紅馬，抖了牠通身上的汗水，豎起耳朵，對黃河嘶叫了幾聲。又揚起尾巴，猛擺着頭，兩個前蹄在地上刨着，像是陳旅長一放韁繩，牠就會騰空而起，縱過黃河。

陳旅長跳下馬，把馬交給身後的通訊員。他向前走了幾步，習慣地看看左右的山勢。接着，雙手幫在腹前，長久地望着那急湍的浪濤。

團參謀長衛毅和營教導員張培，從山口出來走到陳旅長身邊。

衛毅和張培站在一起，看來滿有意思。衛毅，臉方，眉粗，身材高大結實，肩膀挺寬，堂堂正正的，不愧是個山東大漢。張培呢，比衛毅低一頭，身體單薄，臉膛清瘦。他負過八次傷，流血多，身體弱。這麼，看外表，誰也不相信他是過了十年戰鬥生活的人。

陳旅長說：『我們在黃河上來回過了多少次啊！黃河跟我們是有老交情的！』這愉快、爽直的聲調，是衛毅他們聽慣了的。

衛毅微微聳動肩膀，說：『我們跟黃河打交道多，並不是討厭的事！』

陳旅長笑了：『誰也沒有說這是討厭的事啊！』他扭頭看張培：『是咯，你總是這樣悄悄的不大吭聲。』

張培說：『習慣很難改，也是進步慢啊！』

陳旅長說：『瞎扯，瞎扯！像你這樣脾性也是蠻好的。大約，你們營的戰士們把你當母親看，是麼？』

張培微微一笑，說：『戰士們要真的這樣看我，那倒是讓人高興的事！』

陳旅長問：『這幾天日夜急行軍，你吃得消？』

『我騎馬行軍，還有什麼好說的。戰士們倒是真够噲！』

陳旅長明知故問：「衛毅，張培真是騎馬行軍？」

衛毅挺不自然，微微聳肩，說：「行軍中，他的馬總是讓走拐了腿的戰士騎。」

陳旅長臉上閃過不滿意的氣色，說：「這些事，我真是懶得再說！」

張培知道旅長不滿意他的來由。半個來月前，張培還躺在醫院裏，胸脯上的彈傷算好了，身體呢，還很弱。他聽說部隊要過黃河去作戰，就再三要求提前出院歸隊。部隊出發的頭一天，他趕回來了。這幾天行軍中，陳旅長每次碰到他都要說：「身體這樣弱，爲什麼要急得趕回來？同志，打仗的機會有的是啊！」

敵人的五六架飛機，從黃河上空俯衝下來，扔了幾顆小型炸彈，掃射了一陣子，怪叫着鑽到雲彩裏去了。

陳旅長臉上閃過嚴肅的氣色，說：「我們得抓緊每一分鐘往前趕。西北形勢嚴重，非常嚴重！」

他把敵人的陣勢講了一番。敵人在別的戰場被迫轉入防禦，只好在山東和西北發動什麼「重點進攻」。現在敵人幾十萬人馬正向山東進攻；我們西北哩，敵人共動員了三十多萬軍隊，用在第一線的軍隊就二十幾萬。三月十三日，南線，胡宗南的十四五萬軍隊，沿咸榆公路及其以東地區，向延安進攻。西線，馬鴻逵、馬步芳，正向我隴東分區。三

邊分區②進攻。北線榆林的敵人，準備向我綏德、米脂縣一帶進攻。

衛毅和張培看看陳旅長那黑沉沉鐵一樣的臉色。這臉色，是他們每次在部隊發起攻擊時常見的。

陳旅長望河西面黑壓壓的山，低聲而沉重地說：『前面擺着更大的考驗啊，同志們！』

『保衛黨中央！』

『保衛毛主席！』

『保衛延安！』

『保衛陝甘寧邊區！』

『打退敵人的進攻！』

戰士們的喊聲，黃河的浪濤聲，匯成巨大的吼聲。這吼聲，就像三更半夜裏，突然

- ① 係陝甘寧邊區的一個分區，包括慶陽環縣合水等縣。
② 包括鹽池定邊安邊等縣。

雷響電閃，狂風暴雨來了似的。

陳旅長、衛毅、張培回頭望去：集結在山口裏的部隊，利用渡河前的時間，分別舉行幹部會議、黨員會議、軍人大會，進行戰鬥動員。

在一個連隊前面，有個連長模樣的人，胸脯搶前，揚着手，大聲喊：『同志們，我們去保衛黨中央，保衛毛主席……』

陳旅長覺得，戰士們渾身全緊張了，像是那講話的人在戰士們心裏放了一把火！

那個隊前講話的人，指着黃河喊：『同志們，我們馬上要渡河……敵人正向延安進攻。同志們，延安，那是我們黨中央和毛主席住了十幾年的地方呀……民主聖地延安，全中國全世界誰不知道……』

戰士們都瞅着河西的大山。有些個戰士，站起來又坐下，像是要說什麼。

陳旅長指着戰士們面前講話的人，問：『那是誰個？啊，對咯，那是周大勇。』他望着衛毅和張培說：『是咯，要隨時向戰士們說明，我們到陝甘寧邊區作戰的意義。』他低頭沉思，有些激憤。『前去的路子是艱難的。但是，你們要給戰士們特別說明：毛主席在西北親自指揮我們作戰，這就是勝利的最大保證。好吧，你們立刻去組織戰士們渡河。我去看看司令員是不是上來咯！』

衛毅邁開穩實的大步，向河邊走去。他走了幾步，回頭看：張培還站在原地望着河西陝甘寧邊區的千山萬嶺，眼睛一眨也不眨，有什麼東西在他心裏顫動。

衛毅喊：「張培，走哇！你們營馬上就要渡河。」

張培緩緩地走到衛毅跟前，嘴唇有點抖動，說：「參謀長！我，我恨不得一下子飛到延安去。」

衛毅瞅着張培，心裏也在翻騰，說：「張培，着急沒有用。……我們要去和敵人幹一場，要結結實實和他幹一場！」他舉起右拳，從空中猛地劈下來。

長城外颳來的風，帶來滿天黃沙。戰士們向渡口邊移動，風把衣服吹得脹鼓鼓的，沙子把臉打得生痛。

大風捲起黃河浪，衝撞山崖，飛濺出的水點子，打在戰士們身上、臉上。

河岸上擠滿準備渡河的部隊、戰馬和馱砲牲口。人喊馬叫。

指揮員們都非常忙迫地來回奔跑，佈置過河的事情。第一營營長劉元興把帽子拿在手里掄着，吼喊：「通訊員！喊一連連長來。跑步！」

小通訊員一忽溜，向後邊跑去了。約有兩三分鐘的時光，通訊員跟一個青年指揮員

跑來了。這個青年指揮員魁梧強壯，看來又靈醒又精幹。他跑到營長跟前，左手按住腰裏擺動的駁殼槍，腳後跟一靠，敬了禮。端錚錚地站在營長身旁，等候吩咐。

劉營長沒還禮，也沒吱聲，臉色黑煞煞的，很惱火。他回頭把第一連連長周大勇瞅了一眼，像是滿肚子火氣消了大半。他想：『行！不管把什麼任務交給他，保險出不了漏子。』

周大勇長得很勻實，肩膀挺寬，個子不算頂高，可是比中等個子的人高出半頭，長方臉兒，兩道又寬又黑的眉毛下，有一對頑強的眼睛閃閃發光。他站在營長身邊像在地土扎了根，讓你覺得，就是上去三五個小夥子，也休想推動他。

劉元興搓着手，說：『呂梁山上火，黃河邊更冷！』

周大勇說：『營長，蹦躑幾下滿身是火。』

劉營長說：『嗨！年紀不饒人。我要像你那樣年紀，又有你那一彪個子，就跳到冰窟窿裏也不害怕！』

周大勇笑了：『七老八老，你才三十四呀！』

『那也比你多吃十年飯啊，同志！』

敵人飛機在河對岸瘋狂地俯衝、掃射。劉營長望着翻騰的黃河，說：『狗娘養的，你

再掃射還能擋住老子過河？周大勇，你們一連先過！」

「我巴不得有這一聲命令。」周大勇眼裏閃着按壓不住的熱情。

劉營長說：「戰士們把偽裝圈做好了嗎？」

「做好了。」

劉營長看了一下錶，說：「現在是下午兩點。旅首長命令，今天黃昏咱們旅一定過完。好啊，你立刻帶部隊來！」

『行！』周大勇敬了禮正要轉身走。

劉營長說：「別忙！你們連隊一過去，就擺在對面山頭上，組織對空射擊。」他指着飛機又說：「這些吃冤枉的傢伙是頂怕死的，你擺起機槍摔它兩梭子，它飛得可高啦。哦！看，船拉下來了。去，快帶隊伍來過！」

二

全縱隊的人馬渡過黃河，由東朝西，直向延安方向進軍。敵人飛機順着窄狹的山溝掃射、轟炸，想阻止我軍前進。戰士們在敵人飛機掃射時臥倒，飛機轉過去時又爬起來走。臥下去，爬起來……他們就這樣行進，一直到天黑，才算平靜下來。

戰士們經過通夜急行軍，三月十八日路過延川縣境，這裏離延安一百八十里，可是滿眼都是戰爭景象。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員在分散、轉運公糧。老漢、婦女在堅壁東西。路岔上、村口邊，兒童們在放哨。一隊一隊的自衛軍東來西往。他們有的揹着七九步槍，有的抗着紅纓槍，大約是到什麼地方去參加演習的。

戰士們急急地向前走去。他們邊走邊看那小廟牆壁上、石崖上，寫的戰鬥動員標語：

『全邊區人民緊急動員起來！保衛共產黨中央！保衛毛主席！保衛邊區！保衛延安！保衛土地！保衛豐衣足食的生活！』

『邊區的軍隊指揮員、戰鬥員和後勤人員們！你們是站在最光榮的崗位上，全中國，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望着你們，他們把重大的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！毛主席、朱總司令所教導的一切，現在是實行的時候了！』

『戰爭的火，在陝甘寧邊區燒起來了！』第一連連長周大勇心裏充滿激憤。

陝甘寧邊區這片山地，東西七八百里，南北八九百里，可是大城小鎮，溝溝渠渠，周大勇差不多都到過。他和陝甘寧邊區的老鄉，一塊度過很多艱難的日子。他在無定河邊給老鄉們割過莊稼送過糞，在延水河畔，老鄉們也給他講過陝北土地革命的故事。

他想起陝北、延安，像想起家鄉一樣親切。當他還只有一支步槍高的時候，他就隨工農紅軍，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到了陝北。往後，紅軍改編成第八路軍，他像很多紅軍戰士一樣，哭着把綴有紅五星的帽子裹在包袱裏，從陝北開到抗日前線。自後十年內，他跟他的很多戰友，幾次回到陝北、延安，又幾次從陝北、延安出發去遠征苦戰。

如今，周大勇又踏上陝甘寧的土地，又向延安前進。可是，這次回來跟往回不同，因為戰爭的火在陝甘寧邊區燒起來了，而且就要燒到黨中央住的延安。這些想法從周大勇的腦子閃過時，慘厲的痛苦和憤怒，就煎熬着他的心。他曾經出生入死，在戰爭中看見過許多悲痛的事，但是，他從來也沒體驗過他此刻所產生的激動感情。這正像，一個人走近自己祖祖輩輩生活的村子，看見強盜們在殺自己的生身娘一樣！

三月十九日，太陽剛爬上東山頭，部隊就進到延安正東百十里的大川裏。川道裏塵土滾滾，擁擠着撤退中的人、車輛、毛驢……婦女們背着孩子，老太太們背着包袱抱着雞，老漢們，有的背着農具，有的挑着被子、衣物……他們誰也不和誰說話，誰也不看誰，彷彿向來就不認識。他們滿臉是塵土，邊走邊回頭望延安的天空，看來，又熬累又難過！這些逃難的羣衆沒有看見自己的隊伍時，都很驚慌；待看見了自己的部隊時，便坐在路邊不朝前走了。照他們想，部隊上去，三下五除二就把敵人收拾了，戰爭就結束了，